

戰爭與和平

紀念史密羅夫 (George Smirnoff)

誕辰一百週年

江連浩*

自古以來，澳門因其國際商埠的獨特性，崛起於珠江三角洲海域，猶如靠近天國的一道亮麗風景。

澳門的特色，經過人們的口舌筆觸的描繪，喚起了許多人對它的好奇和興趣。出於好奇，或出於尋求具有異國情調的新地方，他們之中的一些藝術家義無返顧地表現了對這個城市景物的熱情和酷愛。

錢納利 (George Chinnery 1774-1852) 和屈臣 (Thomas Watson 1815-1860)，曾被澳門迷人的景色所吸引，且與東印度公司保持密切聯繫。博爾傑 (Auguste Borget 1808-1877) 則把澳門看成前往中華帝國旅行的第一站，從而完成了其《中國和中國人》的畫冊。

這些居民和旅行家選擇了澳門，而錢納利把他



喬治·史密羅夫在香港，約 1946 年

優異的成績完成建築設計專業的學習，取得去美國學習的獎學金。但他並未成行，生活困難接踵而至。

在這裡的活動一直沒有停止。

2003 年，在紀念史密羅夫誕辰一百週年之際，澳門藝術博物館也回顧了澳門在太平洋戰爭時期曾作為收留難民的城市情景。

史密羅夫，1903 年 10 月 27 日出生於港口城市海參威。1911 年，由於沙皇時期的動蕩和布爾什維克革命風暴席捲俄國，他的母親安東尼娜·亞歷山德羅芙娜毅然穿越邊境跋涉到哈爾濱定居。

史密羅夫在哈爾濱長大成人，於 1930 年離開那個城市。在那裡，他很早就嶄露其藝術天賦。他以

*江連浩 (漢名) 即澳門土生葡人 António Conceição Júnior，里斯本美術高等學校造型藝術設計學士、澳門設計師協會名譽主席、里斯本美術院院士。曾任職澳門賈梅士博物院院長和市政廳文康部主任以及澳門合作與發展基金會文化顧問、澳門世界貿易中心畫廊主任。現任澳門藝術博物館顧問。

然而，不知深淺的史密羅夫貿然前往青島，在那裡與人合夥，為上海富翁設計及建造別墅。三年之後，他回到哈爾濱，在那裡生活了兩年之後，即於1935年試圖再度返回青島，但由於日本人入侵，他於1937年與家人前往香港。

我們尚未發現記載他所見到的暴行以及他所經過的困苦，然而這位畫家即使沒有經過最為艱難的時刻，也會親歷某些怵目驚心的場面，戰爭就是那麼殘酷。人們不難想象在30年代末那令人消沉失望的時期，史密羅夫至少經歷了長途跋涉、饑餓和失眠等等各種艱辛。

在香港，全家靠着史密羅夫為 Marsman's 公司打工勉強維持生計。1940年，他加入香港志願者自衛隊。這樣，一旦敵人入侵，自衛隊就要投入戰鬥，時刻都要面對死亡的威脅。

然而，和許多人的命運一樣，當史密羅夫從日本監獄出來後，便攜帶全家選擇到了毗鄰香港的保持中立的平靜城市——澳門。



史密羅夫與妻子蓮娜



史密羅夫全家照（1945·澳門）

藝術家的保護人和藝術家

不能說澳門的社會生活充滿玫瑰花，然而在這個城市到處可見逃避戰火的外國人和難民。整個城市遍佈各路間諜。食品實行限量配給，冒險家紛紛離去，而黑市猖獗依舊，因它祇靠這種環境和人們的災難而存在下去。

幾個來澳門避難的外國人居住在西望洋山上的風景酒店。史密羅夫首先在那裡找到了寄居之所。而後隨着對這個城市的適應及對當地生活習俗的瞭解，他慢慢地接近當地的人和事物，例如澳門俱樂部。在澳門，他幾乎要靠變賣東西維生，在沒有東西可賣的情況下則以倒賣二手貨謀生。那時，一般家庭都很少有財產可言。

當時有兩個經常對話的人使得澳門保持中立地位：何賢和羅保，各自代表其團體的一方，通力合作保持澳門處於中立狀態。這就是他們創下的業績，足以載入澳門史冊。



史氏水彩作品〈從修女農場斜路至黑沙灣〉（24.1 x 17.6 cm）



史密羅夫為號角報所繪標誌及該報社長
阿曼多·哈加托親筆致謝（澳門 1945年7月5日）

羅保喜歡音樂。女兒們論嫁時，他贈送女兒豐厚的嫁妝，卻不讓她們與兒子們分開。他把所有兒女都安排在高地烏街和高士德大馬路一帶居住，就在他的綠村別墅周圍。那些花園式住宅寬敞而明亮，用華語播放節目的綠村電臺就設在別墅裡，後來又在高地烏街辦起了葡語廣播。

羅保喜歡作曲，但不會五線譜。他先哼唱，再由一位菲律賓音樂人為他填上樂譜，該音樂人就在大餐廳前面的門廳彈奏斯坦韋三角鋼琴。戰爭過去了，來訪者絡繹不絕，兒女們和孫子們每逢星期天也紛紛到這裡問候這位老爹。

這樣，羅保作為伯多祿五世劇院文藝晚會的主要組織者也就不令人奇怪了。在晚會上，身裁不長的他，穿起燕尾服踩着鏗亮的皮鞋，親自指揮自己一手創立的樂隊。



史密羅夫 1945 年作品〈南灣及主教山〉（水彩，22.5 x 28.5 cm）

總是有人在現場繪畫場景。這位百萬富翁麥塞納斯（Mecenas，藝術保護人）就是因為看到史密羅夫所繪的幾幅畫而對這位幾乎整天泡在排練現場的藝術家感興趣。史密羅夫把時間都用在為晚會描繪場景或者向澳門的貴夫人和年輕人傳授素描和水彩畫技法。最出色的學生是路易斯·德梅教授，他的作品我在60年代欣賞過。

在一次由命運之神安排的機會中，史密羅夫受託繪畫澳門。文雅的羅保鼓勵他堅持下去，並給他一份美好的禮物，即讓這位已經有三個兒女的藝術家住進了一處與其他家庭分享的住宅——風順堂上街2號大宅。

史密羅夫並不僅僅限於在這個城市漫步並勾勒澳門的風光、教堂、炮臺、全景及其它細小的

地方。生存的本能和對戲劇、音樂和藝術的熱情使他和愛爾蘭耶穌會士艾伯特·庫尼一起在利瑪竇中學教授戲劇。他很快融入澳門的老外圈子裡，他為《號角》報社設計社徽，接受英國領事約翰·里夫斯的贊助。他的女兒也曾在澳門教授水彩畫。

傍晚，史密羅夫回到家中，憑記憶描繪澳門的景色，其作品的特點就是用赭色和白色突地出表現澳門建築風格，同時以人物和岩石作點綴。

在他到達澳門一年多後的1944年，停戰協定簽定，往後的日子漸漸趨於正常。他與家人於1945年11月返回香港，委託他畫的六十幅水彩畫由羅保轉交給當時的澳門商業和博物誌博物館。



史氏 1945 年作品〈聖嘉辣堂和南灣風景〉
（水彩 19 x 29.4 cm）

遺產和證據

我第一次接觸史氏的作品是在 1977 年參觀賈梅士博物院的時候。1978 年 1 月我成為該博物館的管理員。當時，參觀的人並不多，但我上任時編造財產清單的工作使我全面地瞭解了情況。那時，我可以十分仔細地辨別各種收藏品，更換一些收藏品的陳舊畫框，水彩畫邊緣的膠水因日久脫落而顯示該



史氏 1945 年作品〈玫瑰堂〉（水彩 28.7 x 22.6 cm）



史氏 1945 年作品〈聖若瑟修院下的民居〉
（水彩 28.7 x 22.6 cm）



史氏 1945 年作品〈小宮殿連接燒灰爐口的利瑪竇學校〉
（水彩 30.1 x 39.3 cm）

作品的陳舊。在以前使用的很稀有的畫紙背面有用鉛筆寫下的不起眼的定價，這些就是羅保的慷慨和史密羅夫辛勤耕耘的證據。

那些畫由於避光收藏保持着鮮豔色彩，雖然歷經多年仍完好無損。那些畫品蘊涵着史氏出生後度過的神秘的孤獨時光：他憑記憶繪畫作品，用佈滿細

膩色彩的畫面去表現昔日的憂鬱。這位設計師用剛勁有力的線條勾勒畫面結構，他那詩意的視覺感受表現了這個城市的靈魂狀態：赭色和白色，陽光和陰影，嫣紅的金合歡，土牆上留下的時代遺痕，長滿蘆葦的小河上的帆船，那是戰爭年代祈求和平的編年史。

史密羅夫所有的藝術遺產也許就是澳門市容變故之前的最後見證。

1985年，在紀念賈梅士博物院成立二十五週年之際，史氏作品在剛設立的市政廳畫廊展出。十八

年後，在2003年，澳門藝術博物館以更大的規模重新展出史氏的作品。他的畫作是如此新穎，悄然喚起了人們的記憶，讓人們去發現在中華帝國天涯海角這座獨特城市的歷史頌歌。

因而，我們理應在史密羅夫百歲誕辰之際展示這位畫家的才華，更貼切地說，這是一位“外國畫家”的作品。澳門深深地打動了他，他又如此美妙地回報澳門對他的熱情。

歸祖勤譯



史密羅夫 1944/1945 年作品〈從聖保祿炮臺看聖保祿牌坊〉（水彩 25.2 x 29.1 cm）